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中心 组编

资政育人

高校党史教育论丛

(2016)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组编

资政育人

高校党史教育论丛

(2016)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政育人：高校党史教育论丛：2016 / 高等学校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组编.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 - 7 - 5194 - 2334 - 6

I. ①资… II. ①高…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
IV. ①D2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143 号

资政育人：高校党史教育论丛：2016

组 编：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曹美娜

责任校对：赵鸣鸣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曹 诤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 - 67078251 (咨询)，67078870 (发行)，67019571 (邮购)

传 真：010 - 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 × 1000 1/16

字 数：442 千字

印 张：33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94 - 2334 - 6

定 价：7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编委会

主 编:王炳林

副 主 编:赵 军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刚	王 婧	冯留建
吕延勤	朱喜坤	刘波亚
李光伟	李佑新	李建强
邱小云	张金锁	张泰城
林尚立	房 正	郝清杰
樊泽民		

代 序

关于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炳林 房 正

中国共产党在 90 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铸造了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的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辉煌业绩的精神支柱。开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用革命精神引领人、感染人、鼓舞人,是党史研究教育宣传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党史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伴随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围绕其开展的研究始终不曾间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取得快速发展,形成了丰富成果。^①但同时必须看到,作为一个重大的、专门的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孕育与形成,如何分析和凝炼中国共产党革命

① 仅笔者所见,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这一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已有多部,例如《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马新发、雷莹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引领时代前行的永恒动力——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杨少华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新民主主义篇)》(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组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篇)》(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组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巡礼》(唐正芒主编,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2016年3月,笔者在中国知网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6000余条检索结果。以具体革命精神形态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文更是数量庞大。

精神的内涵,如何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质,等等。因此,无论从完善理论还是指导实践角度,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深入探讨相关研究中的基本问题,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

任何精神形态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条件,它必然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精神与文化,并吸收和借鉴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孕育形成。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首先需要深入挖掘、清楚梳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根本上来源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在实践中通过感官活动接触事物的现象,并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达到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①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属于认识范畴,属于人们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其最根本、最原始的来源,只能是革命实践。没有真实具体的革命实践,就不可能形成内涵丰富和形象生动的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就来源于1927至1930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革命实践,没有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就没有井冈山精神。

革命实践是革命精神发展的动力。实践不仅产生了认识的需要,而且不断为认识的发展提供条件和手段。革命精神的产生、发展离不开革命实践提供的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条件。例如,长征精神是在党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领导红军历经磨难、饱尝艰辛,通过战略转移摆脱敌人“围剿”,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红军长征沿途所经过的雪山、草地等恶劣自然环境则为长征精神的孕育、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时空条件,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空条件,长征精神就不可能形成。

革命精神推动革命实践发展。获得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根本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用这种认识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来源于革命实践,其长期存在的根本价值也在于能够促进革命实践的发展。例如,延安精神来源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是其中蕴涵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革命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如果没有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革命精神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革命实践与革命精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开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时要高度重视史实研究,尤其要重视开展党领导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研究,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史料,准确判断历史形势和把握历史脉络,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令人信服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这样才能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厚重感。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伴随革命实践一路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走来的革命精神,从孕育、形成到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含的核心要素都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革命实践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是革命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想信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信仰的确立来自于理论的认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并树立了为之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①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这一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心所向体现了时代的变革要求,代表了历史的主流,预示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把它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核心要素之一的“实事求是”,深刻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各方面。可见,无论是哪个时期,无论侧重哪个方

①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精神思想层面的生动体现。只有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灵魂。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升华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形成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虽有糟粕,但更多的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是蕴含其中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观念,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和价值理念。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凝炼和总结而成,与传统文化相互作用,关系密切,可谓水乳交融。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①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毛泽东在1938年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1940年,他又进一步强调,“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件”。^①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②,要求“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③。

以爱国主义为例,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许多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仁人志士和抗击外敌、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他们或是开辟和改造祖国河山,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或是英勇反击民族压迫和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或是积极改革弊政,励精图治,治国安邦,施利于民,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到了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危难境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反对封建统治者和买办官僚资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谱写了爱国主义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领导者,也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杰出代表。

(四)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吸收和借鉴了世界文明优秀成果

马克思主义反对那种把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社会同整个人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观点。无产阶级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都是适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在吸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③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同样吸收和借鉴了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革命实践要成功,必须具备世界眼光。毛泽东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新知识”。1910年,17岁的毛泽东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事迹后,对同学萧植蕃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①之后,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等地,主动接触西方译著,大量学习和吸收西方思想文化。1935年到达延安后,即使身居窑洞,毛泽东仍放眼世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②,“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③。毛泽东是利用世界眼光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典范。

当年,很多革命家选择走出国门,前往异国他乡,直接感受和学习国外积极思想文化成果。陈独秀、李大钊都曾赴日留学。李大钊于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就是由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老师河上肇翻译成中文的,文中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参照河上肇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人则是在法国勤工俭学,边工作边学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法国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朱德在36岁时开始了欧洲留学之旅,并在德国柏林由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回忆在德国留学经历时提到,“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我把自己的思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①刘少奇、刘伯承、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人则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地苏联学习。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苏联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8年,刘少奇在回忆这段学习经历时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②可见,在国外学习和吸收的新思想、新理论,所见所闻的文明成果,对早期革命家确立信仰、选择道路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使他们能用宽广的眼界和胸襟观察和把握世界发展局势,对中国革命实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十分注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为我所用。1956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向外国学习”,并要求“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③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用新的思想和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④可以说,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融合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明确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内涵,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特征,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1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78页。

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基础。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开展的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但是,关于革命精神的内涵、分类和特征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梳理总结。

(一)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指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觉悟、意志品质、思想道德和工作作风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革命风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不断造就各种崇高革命精神的文明史。

认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涵,至少要把握好三个关系。

一是从精神主体上把握好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使得中国人民真正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拼搏,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既体现在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身上,同时也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②人民是革命实践的主体,必然也是革命精神的主体。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在抗日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抗战精神,其精神主体绝不仅限于中国共产党自身,而且包括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参与和支持抗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的全国各族人民。

二是从时间范畴上把握好革命与建设、改革的关系。长期以来,提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人们更多联想到的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革命精神中“革命”二字的局限,无法断定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精神是否属于“革命精神”。实际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还是从中国革命实践来看,都可以明确“革命”是对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等多个阶段的90多年历史实践的总体概括,而不能将之仅仅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不仅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及其观念”(即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建设和改革也是革命。其次,从中国革命实践来看,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对象、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但革命的主体和最终目标始终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多次强调,“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②由此,建设和改革都是革命的延续,是宏观意义“革命”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建设还是在改革过程中涌现的精神,都可以称之为“革命精神”。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113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三是从宏观上把握好革命精神整体与具体精神形态个体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各个具体的革命精神形态(指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一个整体,它由若干具体的革命精神形态组成。每个革命精神形态又自成体系,有自身产生的历史条件、时空背景,有明确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尊重各个具体的革命精神形态之间的差异,发挥不同革命精神形态在不同时期面向不同群体的激励作用,又要加强整体研究,使多姿多彩的各个精神形态共同构成中国革命精神的壮丽画卷,丰富中国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分类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内涵丰富,形态多样,仅常见的革命精神形态就不下几十种。要对这些革命精神形态进行整体研究,首先要对其进行分类。划分依据不同,分类也各不相同。

根据革命精神形态主体不同,可以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划分为地域类、事件类、人物类等。地域类主要指那些以革命实践发生地命名并作为主要标识的革命精神,较为典型的有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以西柏坡精神为例,1947年至1949年党中央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期,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指挥解放战争、推翻蒋家王朝、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制定建国方略,这些实践都与西柏坡这一地域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实践中形成的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两个务必”等为主要内涵的革命精神,被称为西柏坡精神。事件类主要指那些以事件作为主要标识的革命精神,较为典型的有长征精神、抗战精神、抗洪精神等。例如,抗洪精神是指党领导军民在抗击洪水这一事件中形成的,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为主要内涵的革命精神。人物类主要指那些以人物(包括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为主要标识的革命精

神,较为典型的有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例如,集中体现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身上的,以“‘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为主要内涵的革命精神,就被称为“焦裕禄精神”。

根据革命精神形成的历史时期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精神主要是1919至194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例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精神主要是1949至1978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例如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时期革命精神主要是1978年至今,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例如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

由此可见,不同类型的革命精神,其形成发展、内涵界定、功能发挥等都有所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分门别类,开展专题研究。

(三)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基本特征

目前,对于各个具体革命精神形态特征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从整体上概括各个具体革命精神的共同特征还有待加强。各种革命精神作为一个历时长久、不断完善的精神合集,其区别于其他思想观点和宣传口号的共同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精神内涵具有高度概括性。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任何一种精神形态要想独立存在,首先要有明确的、区别于其他精神形态的

内涵,而从教育宣传角度考虑,这一内涵还必须具有高度概括性。事实上,每一种精神形态都来源于长期的、复杂的革命实践,都具有丰富的、复杂的思想和精神要素,但这些要素不能全部成为其内涵,必须从中挑选最核心、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要素加以提炼,最终用简洁的话语进行表述,才能构成其固定内涵。

二是精神主体具有明确标识性。有人有事才有精神,见人见事才见精神。如果一种精神只停留在话语或词句表述层面,没有实践中的人或事作支撑,就不能形成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精神形态。例如,“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谦虚谨慎、努力学习的进取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包含了爱国主义、奉献精神、敬业精神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但这些表述都必须统一于“雷锋”这一人物及其事迹,才会形成雷锋精神。

三是精神形态具有持久稳定性。精神来源于实践,但必须高于实践。精神形态一旦形成,应当是持久稳定的,其基本内涵不能随意变动。也就是说精神形态在形成自身概念、内涵时,既要立足于时空范围内的实践,又要跳脱出时空的局限,有一定的提升高度,能够涵盖核心理念,能够经受时间考验。如果其中的精神要素只是一时的口号,而这种口号只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适用,那这样的口号就不能独立作为一种精神形态。

四是精神效果具有向上引领性。从形成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其形成过程是凝炼和升华的过程,经过升华的革命精神保留的是其中最能体现精神主体正面形象和优秀品质的一面,因此革命精神必然具有正面向上的特征。从效果和目的来看,学习研究宣传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根本目的是用以激励和引导全国人民奋发图强,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现代化国家共同努力,因此革命精神必须具有向上向善的正面引领性。例如,